食事

“蔗”里有点甜

□叶森岚


（CFP 图）

最近，我常光顾的水果店门口又摆出新鲜的甘蔗，一根根茎秆粗壮，顶梢还带着青绿色的叶子。那天下班经过，我挑了一根甘蔗带回家慢慢啃嚼，那汁水甘甜爽口，正好也消解了几分秋燥。

我老家有不少种植甘蔗的田地，每年霜降过后，不少甘蔗蹿到三米多高，从远处看，整片蔗田如同一张巨大茂密的青纱帐。有时夜里降温，隔天清晨再凑近瞧，就会发现甘蔗表皮覆着一层薄薄的白霜。家里长辈曾说过闽南地区下霜的日子不多，这些被霜“打”过的甘蔗格外难得，不仅积攒的糖分更足，滋味也更香甜。

甘蔗的叶子边缘呈锯齿状，触碰时不小心还容易划伤皮肤，因此即使深秋时节的白天依旧燥热，乡亲们都不会光着膀子钻进蔗田。采收甘蔗的活计，本地人习惯叫作“砍甘蔗”，顾名思义就是拿刀砍蔗秆。这把刀的外形有些特别，刀刃是半月形，刀背极厚，握在手里沉甸甸的。我的父亲砍甘蔗自有一套方法，他总是先微微弯腰，左手一把搂住三五根蔗秆，接着右手挥刀朝根部一劈，“咔嚓”一声响起，几根甘蔗就应声倒地了，根部的断口也十分平整。

父亲将砍下来的甘蔗往旁边一扔，接着挥刀继续砍，动作又快又稳，我和母亲则跟在他身后，拿刀削去又厚又长的蔗叶。母亲干活比我麻利，她手里的刀只要贴着叶鞘往上一推，包裹着蔗身的叶子立马像被卸下的甲胄，层层剥落。削到顶端，母亲还会把刀一横，将尾梢整个斩断，再甩到身后去。削好的蔗秆码成捆后横放在田埂上，其中一小部分被扛回家，大多数要用拖拉机运到糖厂加工。

过去只有镇上才有加工甘蔗的糖厂，厂里那根红砖砌的大烟囱吐出灰白色的浓烟，风往哪个方向吹，哪个方向的村子就弥漫着一股甜中带焦的气味。那时每到甘蔗丰收的季节，十里八乡的三轮车、板车、手扶拖拉机都会赶来排队，只为将自家采收的甘蔗送进厂里加工换钱，长辈们也总念叨甘蔗是家里过冬的指望。

砍下来的叶子和尾梢散得满田都是，踩上去咔嚓作响，认真翻找，才能发现叶底下藏着的遗漏甘蔗，那也是孩子们眼里解馋的甜食。捡这些甘蔗也是力气活，得先走进没过膝盖的蔗叶堆，一边用手把叶片扒开仔细搜，一边还得留心躲开扎脸扎手的锋利蔗叶。一些叶子碎屑随风钻进领口里、鞋子里又痒又刺，也要咬牙忍着。我每次寻到一根漏掉的甘蔗，肯定马上用两手抓住蔗秆，将它从叶子堆里拽出来，用门牙啃掉一块甘蔗皮，再咬下一节甘蔗肉慢慢嚼，汁水顺着喉咙滑下去，清爽又解渴。

后来我家后院又种了几丛甘蔗，每年到了深秋都能采收一些给家里人尝鲜。大人们吃甘蔗习惯先吃梢头，再啃根部，觉得这样才会越吃越甜。孩子们则性子急，专挑根部先下口，通常一口咬下去，就能尝到最甜的味道。不过除了直接啃着吃，我更喜欢把甘蔗切成段，再搁在灶火上烤，这样吃起来热乎乎的，滋味也更甜了。入冬后炖煮滋补的肉汤，我也会加入几块甘蔗搭配，这是母亲传授的炖汤方式，天凉的时候喝一碗，感觉浑身都舒坦了。

甘蔗的滋味，一直是我记忆里最踏实的甜，它从蔗田的青纱帐里来，从父亲挥刀的身影里来，从母亲剥叶的利落里来，最后落到灶火边、汤锅里，也落到一家人围坐的暖意里。如今嚼着手里的甘蔗，秋燥散了，心里也甜丝丝的，我仿佛又听见蔗叶咔嚓作响，也闻到糖厂飘来的焦甜味，那是家乡的味道，也是日子的滋味，让人越嚼越有回甘。

每日佳句

人生最珍贵的，从来不是某一个高光时刻，而是一步一步走过的路，一件一件认真做的事，一次又一次不肯放弃的自己。



主办单位：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旅局 泉州晚报社 中共洛江区委 洛江区人民政府
承办单位：中共洛江区委宣传部 洛江区文体旅游局 洛江区文联

四季

银杏雨

□赖建峰

每年秋末初冬，都能在我老家德化上涌邂逅一场金色的银杏雨。

不同于春夏的浓绿，深秋时节的银杏树已经变了“模样”，阳光映衬下的树冠好似撒了一把碎金，远远望去黄澄澄的一片，甚是夺目。金色的杏叶随风晃动，有些脱离枝梢打着旋儿翩然坠下，有些飞上老厝的屋檐。还有些黄叶缱绻地留在枝冠间，偶尔一阵强风吹来，它们才从路人的眼前掠过，随即悠悠往远处飘去。

碰上赶集的日子，银杏树下摆满大大小小的摊子，摊上售卖的东西五花八门，有这个季节刚从山上挖下来，还带着泥的地瓜、山药、板栗、南瓜，也有农家人自己晾晒的花生、柿饼、地瓜干或芋头片。时而银杏叶被风卷下来，落在摊位的塑料布上，摊主也不在意，他们总是随手一拂，然后继续热情地招呼客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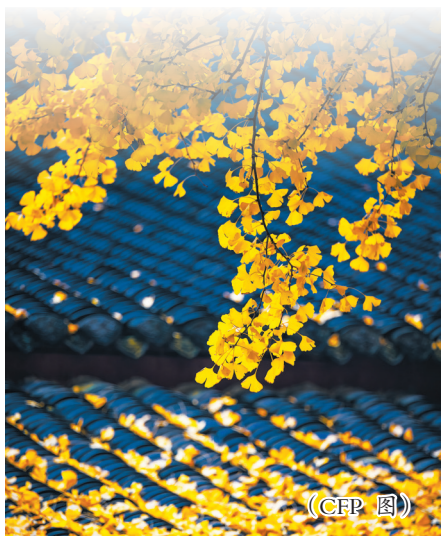
有次去集市上采买炖汤的干货，跟一位老摊主闲聊，我才知道这条老街名字的由来与银杏有关。听说早年这条古街名叫“翰林街”，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，后来当地人为守护一方安宁，便在街上栽种了银杏树，随着树越种越多，每到秋冬时节，满街树木尽数染金，连片的银杏树冠连绵舒展，看起来就像整条古街被鎏金包裹，错落的青瓦老屋也藏在黄叶之间，景致别致又独特。因为街上遍植银杏，又取闽南语中与“翰林”读音相近的“杏仁”二字，后来本地人便将这条古街唤作“杏仁街”。

周末闲来无事，我带着相机出门，打算拍几张这个季节的“剪影”。顺路拐进古街，碰上一阵风吹过，杏叶簌簌往下掉，瞬间犹如下起一场银杏雨，我赶紧举起相机抓拍了几张。正巧一位穿着汉服的女孩从镜头前走过，我按下快门，就这样拍下了她与落叶的合影。

转眼到了傍晚时分，夕阳余晖洒落，镜头里的青瓦古檐也褪去了素净，仿佛被镀上了一层金边，一排银杏树又被添上了一抹橘色，落在石板路上的落叶光影斑驳，晚风轻轻拂动枝叶，光影缓缓流动，呈现的是另一种温柔静谧的色调。我慢慢走着，脚下踩着的薄叶沙沙作响，耳边的喧嚣声渐渐散去，只剩下老街、老树，安静守着这片黄昏里的秋色。

因为偏爱深秋银杏飘落的景致，听说古城承天寺里也有一棵老银杏，年年深秋自成一景。有次临近初冬到泉州古城游玩，我特地绕路前去观赏。有别于上涌老街成片成林、满目鎏金的盛景，这里的银杏树此时还未完全变黄，枝叶间黄绿交错，老枝苍劲，新叶温存，反倒生出一种层次丰富的别致美感，看起来也少了几分热烈，多了几分古寺独有的清幽禅意。

无论是老街下起的一场金色银杏雨，还是承天寺里半黄半绿的一树秋意，皆是自然递来的温柔信笺。只要愿意静下心来，慢下脚步，我们便能接住这独属于泉州深秋、短暂又动人的金黄浪漫。


（CFP 图）

走不出父母的目光

□高会丽

那天回到娘家时已经过了晚饭时间，父亲见到我有些惊讶，他朝厨房喊了一声，叫正在收拾碗筷的母亲赶紧出来，又问我怎么突然回家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。

见我连连摇头，又打趣说：“没事就不能过来看看你们？”父亲紧皱的眉头总算松开，嘴里还嘟囔着：“不像平时提前打个电话通知，可不吓一跳。”确定真的没事，母亲焦急的语气也立马变成抑制不住的欢喜。“你先歇会儿，我再去炒几个菜，饭也得热一热。”母亲一边说，一边头也不回地走进厨房。父亲紧随其后，配合着母亲忙活，片刻也没有停歇。

我说最近正在减肥，晚上没打算吃饭，父母只当没听见，一个人从冰箱里翻出食材，接着起锅烧油开始做菜，另一个人盛出米饭放进微波炉里加热。没过多久，桌上又摆满热气腾腾的家常菜，全是我爱吃的。肚子里的馋虫被勾出来，我索性放下顾虑，拿起筷子慢慢吃了起来，父母也没有走开，就坐在一旁看着，不时拿筷子往我碗里添点菜。这个场景很熟悉，几乎我每次深夜归家、临时返程，都会“上演”一遍。

等我吃不下了，母亲才让父亲去取一个干净的保鲜盒，说给我装些饭菜带回去，明天加热后就能吃，不用再点外卖。不等我回话，母亲又起身走进厨房，从冰箱里取出几袋洗好的青菜和腌制好的肉片，说是带回直接下锅煮就行，方便又省心。父亲在一旁接过话茬，叮嘱我记得按时吃饭，别因为工作忙就敷衍三餐。

我看着忙前忙后的父母，忽然想起以前在外地求学，一年难得回家一趟。每次放假归家，他们也会提前几日就开始准备，囤好我爱吃的食材，然后算着时间等我回来。后来返回老家工作，却因单位通勤距离较远，日常奔波不便，我只得搬出去独自生活，平日里少有空闲回家陪伴二老，只能趁周末或假期匆匆归来又匆匆离去。每次接到我说要回家的电话，父母都会高兴得声音都亮起来，反复确认我想吃什么，然后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。父母盼着我回家的样子，也好似我年少时倚着门框，等着他们下班回家一样，只是时光流转，昔日年少等待的我已然长大，曾经挺拔忙碌的父母，也悄悄染上了岁月的苍桑。

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父母一如往常走到门口送我，看着倚着门框一高一矮、一胖一瘦的身影，我连连挥手，催他们关门，二老嘴里应着，脚步却没有挪动。走进电梯，我无奈地摇摇头，心里很清楚，父母一定又会走到窗边，默默地望着我走出小区大门。他们就这样一次次目送我离开，又一次次盼着我归来，而我被这样的目光注视着、守护着、牵挂着，心里总是那么踏实又幸福。

天伦

手巾仔里的旧时光

□曾耀文

有一些物品对人们而言早已超越了本身的用途，因为它就像是一位沉默的老友，总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轻轻叩开记忆的门。比如在我眼里，手巾仔就是这样一件充满温情与回忆的物品。

在泉州，本地人习惯将手绢或手帕叫作“手巾仔”。小时候玩具不多，厝边头尾的孩子们聚在一起玩游戏，便会把随身携带的手巾仔当作“道具”。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在空地上围成一个圈，一个人拿着手巾仔在圈外跑，其他人则一边拍着手唱童谣，一边提防手巾仔被悄悄丢在自己身后。每次手巾仔落在一个伙伴身后，肯定立马引起一阵欢笑和追逐。几块手巾仔轮流在大家手里传来传去，很快都变得脏兮兮，带回家也免不了要挨大人一顿念叨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那几块洗了又洗的手巾仔，也像是童年时期形影不离的“伙伴”。它们的花色各异，有的印着卡通人物或花草动物的图案，有的只缝上简约的条纹。每日去上学，我都会把洗干净的手巾仔放进裤兜里，需要时再拿出来擦汗、擤鼻涕。有时想打喷嚏，我也会用手巾仔捂住口鼻，避免尴尬，若是留在学校吃午饭，还会拿它擦拭嘴边的油渍饭粒。时间一长，那些手巾仔边角都磨得起了毛，颜色也褪了不少，我却舍不得扔掉，即使后来不再使用，仍将它们叠得方方正正收进衣柜里保存。

印象中，家里大人们用手巾仔的次数比孩子们少一些，比如母亲只有出门赴宴时，才会随身携带一块手巾仔，回家后掏出来打开，就能看见里面藏的食物，有时是几块奶糖或饼干，有时是难得一见的小蛋糕，无论是什么，都能让我惊喜不已。有时出远门办事，母亲同样会带上一块干净的手巾仔用来包裹各种小零食，再捎回来给我解馋，即使数量不多，也足以让我兴奋上好一阵子。

父亲的手很巧，有时晚饭后，他会坐在八仙桌旁，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，把一块手巾仔叠成一只小老鼠的模样，给孩子们解闷。叠好后，他会一边用手撑着手巾仔，一边说：“老鼠要来咬人咯。”接着他的指尖不停摆弄手巾仔，嘴里还模仿“吱吱吱”的鼠叫声。每次他忽然一甩手巾仔，说：“老鼠跑了。”我肯定慌忙抬起双脚，然后低头打量地面，生怕真有老鼠从脚边窜过去。

说起手巾仔，我又想起一件与爱人有关的往事。那时我们还在谈恋爱，有一次相约去看电影，因为出门迟了些，我一路小跑才赶到电影院。碰面时，爱人见我满头大汗，赶紧从包里取出那块我送她的手巾仔，然后轻轻帮我擦去额头上的汗。多年后再回想起那一幕，我心里依旧觉得十分甜蜜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手巾仔渐渐淡出我的生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次性纸巾。它们包装精美，便于携带，轻轻一抽就能满足需求。可在我心里，纸巾再方便，也替代不了藏在手巾仔里的那些珍贵回忆，这当中有童年的汗水与欢笑，也有母亲藏起的疼爱和父亲笨拙的温柔，还有爱人抬手拭汗的脉脉温情。这块小小的手巾仔，洗旧了，收起来了，也把散落在岁月里的温情细细叠好，妥帖藏在记忆最柔软的地方。

回首

众生

猫的陪伴

□魏耀庭

身边养宠物的朋友，不少人都写过猫。反倒是我迟迟没有动笔，总怕描述自家猫的样子不完美，读起来不够吸引人。可相伴的时间久了，我才发现那些不完美的地方，才是一人一猫最真实的相处方式。

我家养的那只猫六斤半重，一身橘毛，走路时肚子跟着一晃一晃，看起来有些滑稽，又有点可爱。它不会捕鼠，更不会安慰人，起初见我心情低落地坐在沙发上叹气，也不愿意凑过来蹭蹭我的手。

这只猫也有一个拿手“本事”，那就是掐准我到家的时间，然后跳上门边的鞋柜，歪着头看我换鞋，尾巴悠哉地晃来晃去。有次朋友来家里做客看见这个场景，笑着说：“哟，你家的猫可真聪明，还会迎接你回家。”我听了哭笑不得，只得解释说它是等着开饭。这话并不是猜测，因为我曾经留心观察过几日，每次自己换拖鞋进门，这只猫一定立马跳到鞋柜上待着，见我走进客厅，它又会飞奔到饭盆边守着。反倒是我穿鞋准备出门了，它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，依旧自顾自地趴在窝里打盹。我有次忍不住抱怨它不贴心，这只猫只是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，随后就低头舔起爪子，那无所谓的样子，着实令我哭笑不得。

不过有一回我发烧了，昏沉沉睡了一个下午，醒来后才看见这只猫蜷在我的脚边，不吵也不闹，就安安静静地陪着。我轻轻翻了个身，它又慢悠悠地挪过来，接着把下巴搁在我的手背上，发出一阵呼噜声。那声响低沉平稳，像一台老旧发动机，藏着一份猝不及防的温柔。

那天，我没有拍照，也没有发朋友圈，只是起身走进厨房拿了一个罐头，默默给这只猫加了餐。看我打开罐头，它的耳朵先竖了起来，又盯着我手里的动作看了两秒，然后不紧不慢地跳下沙发，凑到饭盆边上等着，尾巴还连续晃了几下，好似在表示自己的心情不错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这只猫和我也不再若即若离，我们都渐渐摸清了彼此的脾气。平时我坐在书桌前敲键盘，它就趴在旁边的椅子上眯眼休息；我有时走进厨房烧水，它便跟到门口蹲着看；我若是拿起逗猫棒挥动，它还会配合地抬起爪子抓几下。不过大多数时候，这只猫仍然喜欢找个地方独自待着，那副对身边一切都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和初到这个家时没什么区别。

我曾跟家里人打趣说自己和这只猫的缘分，说重不重，说轻也不轻，就像不过是一个不善表达的人，遇上一只不会刻意演戏的猫，相伴着，安稳度日。书报上刊登的宠物随笔，我读过许多，有些字字真诚，动人走心；有些字里行间，却藏着盼人夸赞的心思。我这一篇，大约也算此类，哪怕我句句挪揄它，嘴角，却一直带着笑意。

（CFP 图）

紫云屏内

□苏仁聪（云南）

桑树开白莲。于是有了这座寺
唐朝的事，石头未必记得
但它在这里，比朝代和时间更久
紫云屏挡住西街的喧嚷——
挡不住海。波斯语、梵语、阿拉伯语
经由海风聚集在拜庭，裹絮浆的和戴头巾的人
拜各自的神，抬头看那二十四尊迦陵频伽
人身鸟翼，抱着南音的琴
唐朝的曲子，还进入今人的耳蜗
月台底下七十三方印度石头
湿婆跳过舞，毗湿奴飞过海
摩诃婆罗多的世界大战在这里止息
西塔有个猴行者，腰里别着经书
它忘记自己渡过重洋，故乡在印度
石头不知道自己是石
它只是站着，退回古老的自身

扫描二维码
关注诗会动态

茶余饭后

秋霜雅称

●**新霜**：刚降下的秋霜，多指初霜，一般在深秋的清晨出现。这种气象变化在闽南沿海平原少见，大多只在高海拔山头，晴冷的秋晨才偶然一见。

出处：一夜新霜著瓦轻，芭蕉新折败荷倾。 ——唐·白居易《咏菊》

●**菊花霜**：指的是早霜，霜降前后菊花盛放，古人把这时出现的初霜称作“菊花霜”。在泉州，只有山区遇强冷空气，才会伴着篱边菊影凝起这一层菊花霜。

出处：蔷薇露，荷叶雨，菊花霜冷香庭户。——元·马致远《落梅风·蔷薇露》

●**晚霜**：深秋出现的霜，这时节的寒意更深，也叫暮霜。这种现象也会在闽南山区的寒夜出现。

出处：驿路侵斜月，溪桥度晓霜。短篱残菊一枝黄。——南宋·吕本中《南歌子·驿路侵斜月》

●**玄霜**：指浓重深厚的秋霜，古文中也常用来形容深秋寒意浓重的厚霜。在泉州，少见浓霜，只有持续较强的降温，高海拔的山地才会结得这种厚重的白霜。

出处：玄霜绛雪。散作秋林缬。 ——宋·陈允平《霜天晓角·玄霜绛雪》

●**飞霜**：随风飘散的秋霜，古诗词中也用它描绘霜随寒气弥漫的独特景致。深秋若逢寒风吹拂，闽南山间的霜气也会随冷风漫开，出现飞霜漫野的景象。

出处：飞霜迎节，高风送秋。 ——西晋·张协《七命》